

宋本 史记注译

第八册

主编

赵望秦
霍松林

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坐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危，陳蔡

陝西出版集團
三秦出版社

宋本 史记 注译

霍松林 赵望秦 主编

汉 司马迁 撰
宋 裴驷 集解
唐 司马贞 索隐
唐 张守节 正义

第八册

卷七十五至卷九十五

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史记七十五

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田婴者，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索隐曰：战国策及诸书并无此言，盖诸田之别子也，故战国策每称“婴儿”、“盼子”，高诱注云“田盼”、“田婴”也。王劭又按：战国策云“齐貌辨谓宣王曰：‘王方为太子时，辨谓靖郭君，不若废太子，更立郊师。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婴非宣王弟明也。田婴自威王时任职用事，与成侯邹忌及田忌将而救韩伐魏。成侯与田忌争宠，成侯卖田忌。田忌惧，袭齐之边邑，不胜，亡走。会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卖田忌，乃复召田忌以为将。宣王二年，田忌与孙臧、田婴俱伐魏，败之马陵，虏魏太子申而杀魏将庞涓。索隐曰：纪年当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改为后元也。宣王七年，田婴使于韩、魏，韩、魏服于齐。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正义曰：东阿，济州县也。盟而去。索隐曰：纪年当惠王之后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会齐威王于甄”，与此明年齐宣王与梁惠王会甄文同。但齐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明年，复与梁惠王会甄。音绢。是岁，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婴相齐。齐宣王与魏襄王会徐州而相王也。正义曰：纪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迁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闻之，怒田婴。明年，楚伐败齐师于徐州，而使人逐田婴。田婴使张丑说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婴相齐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婴于薛。索隐曰：纪年以为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十月，齐城薛。十四年，薛子婴来朝。十五年，齐威王薨，婴初封彭城。皆与此文异。○正义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县南四十四里也。

【译文】

孟尝君名叫文，姓田。田文的父亲是靖郭君田婴。田婴，是齐威王田因齐的小儿子齐宣王田辟强庶母所生的弟弟。田婴从齐威王时起开始任职，和成侯邹忌及田忌率兵讨伐魏国救援韩国。成侯邹忌和田忌争宠，成侯邹忌出卖田忌。田忌害怕，

袭击齐国边境的城邑，没拿下，便逃跑了。正巧齐威王田因齐去世，齐宣王田辟强继位。知道成侯邹忌出卖田忌，就又把他召回来任命为大将。齐宣王二年，田忌和孙臆、田婴共同讨伐魏国，在马陵战败魏军，俘虏了魏国太子魏申杀了魏将庞涓。齐宣王七年，田婴出使到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听命于齐国。田婴和韩昭侯、魏惠王在阿邑的南面会见齐宣王，结盟后离去。第二年，又在甄邑会见梁惠王。这一年，梁惠王去世。齐宣王九年，田婴任齐国宰相。齐宣王和魏襄王在徐州会见相互承认对方称王。楚威王熊商听到这件事，对田婴很恼火。次年，楚国在徐州打败了齐国军队，派人要求齐国驱逐田婴。田婴派张丑去劝说楚威王熊商，楚威王才罢休。田婴担任齐国的相国十一年，齐宣王田辟强去世，齐湣王田地登位。田地即位三年之后，把薛邑封赐给田婴。

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索隐曰上“举”谓初诞而举之，下“举”谓浴而乳之。生谓长养之也。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索隐曰风俗通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

【译文】

当初，田婴有四十多个儿子，他的小妾生了个儿子叫田文，田文生于五月五日。田婴告诉他的母亲说：“不要养活他。”他的母亲偷偷地抚养他使他长大成人。等到长大了，他的母亲通过她的兄弟把田文引见给田婴。田婴责备他的母亲说：“我让你扔了这个儿子，你敢养活他，为什么？”田文叩头下拜，接着说：“您不愿意养活五月生的儿子，是什么缘故？”田婴说：“五月生的儿子，长大了身高和门楣相齐，将对父母没有好处。”田文说：“人的命运是由上天安排呢？还是由大门来安排呢？”田婴沉默不语。田文说：“肯定是由上天安排的，您何必忧虑呢？如果是由大门安排的，那么可以把大门修高，谁能长到那么高！”田婴说：“你不要说了！”

久之，文承间问其父婴曰：“子之子为何？”曰：“为孙。”“孙之孙为何？”曰：“为玄孙。”“玄孙之孙为何？”曰：“不能知也。”索隐曰尔雅云“玄孙之子为来，来孙之子为昆，昆孙之子为仍，仍孙之子为云”。又有耳孙，亦是玄孙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隐曰短亦音竖。竖褐，谓褐衣而竖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仆妾馥粱肉而士不厌糟糠。今君又尚厚积馥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索隐曰遗音唯季反。犹言不知欲遗与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于是婴乃礼文，使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许之。婴卒，谥为靖郭君。皇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索隐曰谥为靖郭君者谓死后别号之曰“靖郭”耳，则“靖郭”或封邑号，故汉齐王舅父驷钧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邹，亦音陬。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

【译文】

过了很久，田文趁机问他父亲田婴说：“儿子的儿子是什么人？”田婴说：“是孙子。”“孙子的孙子是什么人？”田婴说：“是玄孙。”“玄孙的孙子是什么人？”田婴说：“不知道。”田文说：“您担任齐国的相国参与政事，现在经历了三代国王了，齐国没有扩大，而您自家的私人财富累积却上万金，您的门下没有一个贤能的人。我听说将门肯定出将军，相门一定出丞相。现在您的姬妾践踏着绫罗绸缎而贤士却穿不上粗布短衣，您的奴仆侍从吃不完美味佳肴而贤士却连糠菜也吃不饱。现在您又喜好大量的财物积蓄储藏，想把它们留给不知什么人，却忘记了齐国的大业一天天消弱，田文我私下感到疑惑不解。”于是田婴礼待田文，让他主持家政接待宾客。宾客日益增多，田文的名声传遍各国。各诸侯国都派人来请求田婴把田文立为太子，田婴答应下来。田婴死后，谥号为靖郭君。田文终于在薛邑继承了田婴的爵位，这就是孟尝君。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索隐曰舍业者，舍弃其家产业而厚事宾客也。刘氏云“舍音赦。谓为之筑舍立居业也”。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

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译文】

孟尝君在薛邑，招揽各诸侯国的宾客以及犯罪逃亡的人，他们都归附孟尝君。孟尝君耗尽家产厚待他们，因此天下的士人都招在门下。寄食的门客达数千人，不分贵贱都和他一律平等。孟尝君田文招待客人，屏风后常有随从的秘书，负责记录他和宾客的谈话，孟尝君询问宾客的亲戚住址。客人离开时，孟尝君就已派使者前去问候，给他的亲属赠送礼物。孟尝君曾经在夜里招待客人吃饭，有一个人遮挡住了烛光。客人生气了，认为招待自己的饭食不平等，停下不吃了要告辞离去。孟尝君起来，自己端着饭和客人的饭对比。客人羞愧难当，自刎而死。因此士大夫都归附孟尝君田文。孟尝君对客人不加区别，对待他们都很周到。他们个个都认为孟尝君亲近自己。

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涇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将入秦，宾客莫欲其行，谏，不听。苏代谓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偶人与土偶人相与语。案：《说文》：偶，音遇。谓以土木为之偶，类于人也。《苏代》以土偶比涇阳君，木偶比孟尝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偶人所笑乎？”孟尝君乃止。

【译文】

秦昭襄王嬴稷听说孟尝君贤能，就先派涇阳君到齐国作人质，并求见孟尝君。孟尝君打算去秦国，宾客们没人愿意他前去，都劝阻他，他不听从。苏代说：“今天早晨苏代我从外面来，见到木偶人和土偶人相互交谈。木偶人说：‘天下雨，你将会毁坏。’土偶人说：‘我是土变成的，烂掉后又回到土中。现在天下雨，水漂浮着你流动，不知漂到什么地方才能停下。’现在的秦国是个像虎狼一样的国家，而您执意前往，如果去了不能回来，您不是被土偶人嘲笑吗？”孟尝君田文这才罢休。

齐湣王二十五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人

或说秦昭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隐曰抵音丁礼反。按：抵谓触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韦昭曰：“以狐之白毛为裘。谓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难得者。”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藏中，正义藏，在浪反。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索隐曰更，改也。改前封传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尝君。封传今之驿券也。夜半至函谷关。正义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迫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尽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

【译文】

齐湣王二十五年，终于又派孟尝君田文到秦国去，秦昭襄王就任命孟尝君为秦国的丞相。有人劝秦昭襄王说：“孟尝君有才能，又是齐国的王族，现在让他做秦国的丞相，办事一定先为齐国着想然后才为秦国着想，那么秦国就危险了。”因而秦昭襄王就作罢。并囚禁了孟尝君，谋算着要杀死他。孟尝君指使别人求见秦昭襄王的宠姬请求释放他。这位宠姬说：“我想得到孟尝君的白色狐皮裘。”当时孟尝君有一件白色狐皮裘，价值千金，天下无双，来秦国后献给了秦昭襄王，再没有第二件白狐皮裘了。孟尝君为这件事忧心忡忡，一一请教各位宾客，没人能想出办法。最后面坐着一个会披狗皮盗东西的人，说：“我能拿到那件白色狐皮裘。”于是当夜化装成狗，钻入了秦宫中的仓库，取出了献给秦王的那件狐白裘，把它献给了秦昭王的宠姬。这个宠姬替孟尝君劝说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就放了孟尝君。孟尝君得到脱身，就驾车离开，更改了通行证，为了通过关卡也更换了姓名。半夜到达了函谷关。秦昭襄王后悔放走了孟尝君，搜寻他时已经离开了。就立即派人飞马驱车追赶他。孟尝君来到函谷关，函谷关按照规定鸡叫后才放客通行，孟尝君害怕追兵赶

到，宾客中坐在末位的人中有能学鸡叫，一时间公鸡齐鸣，于是拿出通行证出了关。出关后有一顿饭的功夫，秦兵果然追到函谷关，已经是孟尝君出关之后，于是追兵只好回去了。当初孟尝君把这二人当做宾客，其他宾客都羞辱他们，等到孟尝君有了秦国之难，最后这两个人解救了他。从此以后，宾客们都服了这两个人。

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译文】

孟尝君经过赵国，赵国平原君赵胜以宾客之礼接待他。赵国人听说孟尝君贤明，出来观看他，都笑着说：“起初以为薛公是身材魁梧的样子，现在看到他，不过是个矮小的男人罢了。”孟尝君听到这话，怒火中烧。随从的宾客都跳下车来，砍死打死数百人，最后消灭了一个县的人离开了。

齐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尝君。索隐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尝君，自言已无德故也。孟尝君至，则以为齐相，任政。

【译文】

齐湣王很内疚，因为是他派孟尝君到秦国去的。孟尝君回来，就让他担任相国，处理国事。

孟尝君怨秦，将以齐为韩、魏攻楚，因与韩、魏攻秦，徐广曰：“年表曰韩、魏、齐共击秦军于函谷。”而借兵食于西周。苏代为西周谓曰：索隐曰战国策作“韩庆为西周谓薛公也”。“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正义曰宛在邓州，叶在许州。二县以北旧属楚，二国共没以入韩、魏。今复攻秦以益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齐危矣。韩、魏必轻齐畏秦，臣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于秦，而君无攻，又无借兵食。君临函谷而无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谓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韩、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东国以与齐，正义曰东国，齐、徐夷。而秦出楚怀王以为

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无破而以东国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齐。齐得东国益强，而薛世世无患矣。秦不大弱，而处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薛公曰：“善。”因令韩、魏贺秦，使三国无攻，而不借兵食于西周矣。是时，楚怀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怀王。

【译文】

孟尝君对秦国怀恨在心，准备以齐国曾帮助韩国、魏国攻打楚国为理由，来联合韩国、魏国攻打秦国，为此向西周借兵器和军粮。苏代替西周答复说：“您用齐国的军队帮助韩国、魏国攻打楚国九年，占取了宛邑叶邑以北的地方来加强韩国魏国，现在又进攻秦国来使韩国魏国更加强大。韩国魏国南方没有了楚国方面的忧患，西方没有了秦国的祸害，那么齐国的形势就危险了。韩国、魏国肯定轻视齐国害怕秦国，我为您感到危险。您不如让我国深深的结交秦国，而您不要攻打秦国，又不需要借军粮。您兵临函谷关却不进攻，让我们国君把您的真实意图告诉秦昭王说‘薛公肯定不会攻打秦国来增强韩国、魏国的实力。他攻打秦国，是想让楚王把东国割让给齐国，秦王放出楚怀王通过他来讲和。’您让我国用这个办法给秦国好处，秦国不会被攻破而是迫使楚国割让东国使自己免遭进攻，秦国肯定愿意这样做。楚王得到释放，一定会感激齐国。齐国得到东国一定会更加强盛，薛邑就世代没有忧患了。秦国没有太大的削弱，而它处在三晋的西面，三晋一定会倚重齐国。”薛公说：“好。”于是让韩国魏国与秦国结交，使这三个国家之间没有战事，也不用向西周国借军粮了。这时候，楚怀王来到秦国，秦国扣留了他，所以苏代一定想让秦国释放他。不料秦国没有释放楚怀王。

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索隐曰舍人官微，记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谓收其国之租税。三反而不致入。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湣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索隐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到宫门以明孟尝君。湣王乃惊，而踪迹验问，孟尝君果无反谋，乃复召孟尝君。孟尝君因谢

病，归老于薛。湣王许之。

【译文】

孟尝君担任齐国相国时，他的家臣魏子替孟尝君到他的封邑去收租税。去了三次也没有收到一点租税，孟尝君追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有位贤德的人，我私下借给他了，所以没有收回租税。”孟尝君生气了让魏子退下。过了几年，有人对齐湣王诬陷孟尝君说：“孟尝君打算谋划叛乱。”等到田甲劫持了齐湣王，齐湣王怀疑孟尝君，孟尝君就逃跑了。魏子所借给粮食的贤能的人听到这件事，就上书齐湣王说孟尝君不会作乱，要求以性命来替他担保，于是就在宫门口刎颈自杀来洗雪孟尝君。齐湣王大为感动，就追寻踪迹细心查访，孟尝君确实没有造反的阴谋，就又召回孟尝君。孟尝君趁机声称有病，要求回到薛邑养老。湣王同意了他的请求。

其后，秦亡将吕礼相齐，欲困苏代。代乃谓孟尝君曰：“周最于齐，至厚也，正义曰周最，周之公子。而齐王逐之，而听亲弗亲弗，人姓名。○索隐曰战国策作“祝弗”，盖“祝”为得之。相吕礼者，欲取秦也。齐、秦合，则亲弗与吕礼重矣。有用，齐、秦必轻君。君不如急北兵，趋赵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齐王之信，索隐曰周最本厚于齐，今欲逐之而相秦之亡将。苏代谓孟尝，令齐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齐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变。索隐曰变谓齐、秦合则亲弗、吕礼用，用则秦、齐轻孟尝也。齐无秦，则天下集齐，亲弗必走，则齐王孰与为其国也！”于是孟尝君从其计，而吕礼嫉害于孟尝君。

【译文】

从那以后，秦国逃亡的将军吕礼担任齐国的相国，想跟苏代过不去。苏代就对孟尝君说：“周最对于齐国，极为亲近忠诚，齐王却驱逐他，而听信亲弗，让吕礼担任相国，是为了笼络秦国。齐国秦国联合起来，那么亲弗与吕礼显贵了。有亲弗与吕礼可以任用，齐国和秦国肯定不把您当回事。您不如迅速挥军北上，迅速进攻赵国来跟魏国及秦国和好，以宽厚的心胸召回周最，不但挽回了齐王的信用，又防止天下发生变化。齐国不和秦国勾搭，那么天下各国都归附齐国，亲弗之流肯定要逃走，那齐王和谁来一起治理他的国家呢！”因而孟尝君听从了苏代的计策，吕礼嫉恨并要谋害孟尝君。

孟尝君惧，乃遗秦相穰侯魏冉书曰：“吾闻秦欲以吕礼收齐，齐，天下之强国也，子必轻矣。齐秦相取以临三晋，吕礼必并相矣，是子通齐以重吕礼也。若齐免于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劝秦王伐齐。齐破，吾请以所得封子。齐破，秦畏晋之强，秦必重子以取晋。晋国弊于齐而畏秦，晋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齐以为功，挟晋以为重；是子破齐定封，秦、晋交重子。若齐不破，吕礼复用，子必大穷。”于是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齐，而吕礼亡。

【译文】

孟尝君害怕了，就送给秦国丞相穰侯魏冉一封信说：“我听说秦国想通过吕礼来交好齐国，齐国，是天下的强国，您肯定会被轻视。齐秦联合起来对付三晋，吕礼肯定会兼任齐秦两国的丞相，这是您联络齐国使吕礼受宠。如果齐国不受各国军队的威胁，他肯定对您更加仇恨。您不如劝秦王讨伐齐国。攻陷齐国之后，我请求把秦国占领的地方封赐给您。齐国被攻破，秦国害怕晋国的强大，秦国肯定会重视您来联络晋国。晋国被齐国挫败而又害怕秦国，晋国一定会看重您来笼络秦国，这是您打败齐国来建功立业，倚仗晋国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这是您打败齐国来扩大自己的封地，秦国和晋国交相推重您。如果齐国没有失败，吕礼又得到重用，那么您日子就很难过了。”于是穰侯魏冉劝说秦昭襄王进攻齐国，吕礼就逃走了。

后齐湣王灭宋，益骄，欲去孟尝君。孟尝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为相，西合于秦、赵，与燕共伐破齐。齐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齐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连和，复亲薛公。文卒，谥为孟尝君。皇览曰：“孟尝君冢在鲁国薛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南”。孟尝邑于薛城。○
 案：孟尝襄父封薛，而号曰孟尝君，此云谥，非也。孟，字；尝，邑名。尝邑在薛之旁”。○
 正义曰：括地志云：“孟尝君墓在徐州滕县五十二里。卒在齐襄王之时也。”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后也。

【译文】

后来齐湣王消灭了宋国，更加骄傲了，想要除掉孟尝君。孟尝君害怕了，就前

往魏国。魏昭王让他当丞相，在西方联络秦国赵国，跟燕国一起打败了齐国。齐湣王逃往莒邑，结果就死在那里。齐襄王田法章继位，孟尝君在各国争斗中保持中立，不归属任何一国。齐襄王刚刚继位，害怕孟尝君，跟他交往和好，又一次亲近薛公田文。田文死后，谥号称作孟尝君。他的儿子们争着继位，齐国和魏国一起消灭了薛邑。孟尝君断绝了子孙没有后代。

初，冯驩音欢。复作“煖”，音许袁反。闻孟尝君好客，蹑屣而见之。

索隐曰屣音脚。字亦作“躡”，又作“僑”。孟尝君曰：“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

冯驩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孟尝君置传舍十日，索隐曰传音逐缘

反。按：传舍、幸舍及代舍，并当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尝君问传舍长曰：

“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缞。蒯音苦怪反。茅之类，可为绳。言其剑把无物可装，以小绳缠之也。缞音侯，亦作“候”，谓把剑之处。○

索隐曰蒯，草名，音“蒯聩”之“蒯”。缞谓把剑之物。言其剑无物可装，但以蒯绳缠之，故云

“蒯缞”也。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迁之幸舍，

食有鱼矣。五日，又问传舍长。答曰：“客复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

出无舆’。”孟尝君迁之代舍，出入乘舆车矣。五日，孟尝君复问传舍

长。舍长答曰：“先生又尝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孟

尝君不悦。

【译文】

当初，冯驩听说孟尝君喜好宾客，穿着草鞋去见他。孟尝君问：“先生您远道屈尊而来，用什么来指导我田文呢？”冯驩说：“听说您喜欢士人，就以卑贱的身份来归附您。”孟尝君把他安排在客馆住了十天，孟尝君问客馆的舍监说：“这个客人干什么呢？”回答说：“冯先生太穷了，只有一把剑，还是草绳缠着剑把。他弹着那把剑唱道‘长剑回去吧，吃饭吃不到鱼。’”孟尝君把他安置到高一等的客馆，饭菜里有了鱼。过了五天，孟尝君又问客馆的舍监。回答说：“客人又弹着剑唱道‘长剑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坐。’”孟尝君让他迁居高等的宾馆，出入乘着车子。过了五天，孟尝君又问客馆的舍监。舍监说：“冯先生又曾弹着剑唱道‘长剑回去吧，没有什么来养家。’”孟尝君不高兴。

居期年，冯驩无所言。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人不足以奉客，正义曰：奉，符用反。使人出钱于薛。岁馀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索隐曰：与犹还也。息犹利也。客奉将不给。孟尝君忧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传舍长曰：“代舍客冯公形容状貌甚辩，长者，无他伎亦作“技”。能，宜可令收债。”孟尝君乃进冯驩而请之曰：“宾客不知文不肖，幸临文者三千馀人，邑人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于薛。薛岁不入，民颇不与其息。今客食恐不给，愿先生责之。”冯驩曰：“诺。”辞行，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乃多酿酒，买肥牛，召诸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曰：“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坐者皆起，再拜。

【译文】

过了一周年，冯驩没再说什么。孟尝君那时担任齐国相国，在薛地受封一万户。他的食客有三千人，薛邑的租税不够用来供养食客，派人到薛地放债。一年多没有什么收成，贷钱的多数不能还给他利息，宾客的供养将供应不上。孟尝君对这状况很忧虑，问身边的人：“谁可以派往薛邑去收债？”客舍舍监说：“上舍的食客冯先生的面容相貌看起来能说会道，是个忠诚的人，没有别的技能，可以让他去讨债。”孟尝君就召见冯驩要求他说：“宾客们不知道我田文没有什么本事，有幸来到我门下的有三千多人，封邑的租税不够用来供养宾客，所以在薛邑放高利贷。薛地今年收成不好，百姓多数不能付给利息。宾客吃饭恐怕都成问题，希望先生去讨回那些债来。”冯驩说：“没问题。”便告别出发了，到了薛邑，召集借贷孟尝君钱的都来开会，得到利息钱款十万。就酿造了很多酒，买了肥壮的牛，召集借款的人，能还利息的人都来，没法还利息的人也来，都拿着贷款的契约文书来验证。大家全都来聚会，这天杀牛摆酒宴。酒喝到兴头上，就拿着契约文书到席前，验证了文书契约，能还利息的，跟他们约定期限；贫穷不能还利息的人，取出契约焚烧了它。说：“孟尝君放债的原因，是为了帮助没钱的人用它来进行农业生产；之所以收利

息，是因为没有钱来供养宾客。现在富有的人要约定期限，贫穷的人把契约烧了贷款就捐赠给他们。各位尽量吃好喝好。你们能有这样的主人，怎么能够辜负他呢！”在坐的人都起身，一再拜谢。

孟尝君闻冯驩烧券书，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尝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贷钱于薛。文奉邑少，案隐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于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时与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请先生收责之。闻先生得钱，即以多具牛酒而烧券书，何？”冯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无以知其有馀不足。有馀者，为要期。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终无以偿，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下则有离上抵负之名，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君有何疑焉！”孟尝君乃拊手而谢之。

【译文】

孟尝君听到冯驩烧毁契约文书，愤怒地派使者召回冯驩。冯驩回来了，孟尝君说：“我田文有食客三千人，所以在薛邑放高利贷。我的俸禄和封地少，况且人们大多不按时偿还他们的利息，客人们的食物恐怕要供应不上，所以才请先生您去收那些债款。听说先生收到钱，就用钱办牛肉酒宴又把契约文书烧毁了，是为了什么？”冯驩说：“是这样。不多置办牛肉酒菜就不能把他们都召集起来，就没有办法知道他们是富足还是贫困。富足有余的人，给他们约定还账的日期。贫困不能还账的人，即使守着他们不断催账十年，利息越来越增多，他们急了，就会用逃跑的办法来自己摆脱债务。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最后还是没有什么来偿还，上面就会认为您贪图钱财而不爱护士人和百姓，下面则会落得背弃和抵触长上的罪名，这不是勉励士人百姓传扬您的名声的作法。烧掉没有用处的空头债券，抛弃不可能收回的空头帐，让薛邑的百姓拥护您传扬您仁爱的名声，您还有什么疑惑呢！”孟尝君才鼓掌向他道歉。

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冯驩曰：“借臣车一乘，可以入秦者，

必令君重于国而奉邑益广，可乎？”孟尝君乃约车币而遣之。冯驩乃西说秦王曰：“天下之游士凭轼结鞶西入秦者，无不欲强秦而弱齐；凭轼结鞶东入齐者，无不欲强齐而弱秦。此雄雌之国也，势不两立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问之曰：“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冯驩曰：“王亦知齐之废孟尝君乎？”秦王曰：“闻之。”冯驩曰：“使齐重于天下者，孟尝君也。今齐王以毁废之，其心怨，必背齐；背齐入秦，则齐国之情，人事之诚，尽委之秦，齐地可得也，岂直为雄也！君急使使载币阴迎孟尝君，不可失时也。如有齐觉悟，复用孟尝君，则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冯驩辞以先行，至齐，说齐王曰：“天下之游士凭轼结鞶东入齐者，无不欲强齐而弱秦者；凭轼结鞶西入秦者，无不欲强秦而弱齐者。夫秦齐雄雌之国，秦强则齐弱矣，此势不两雄。今臣窃闻秦遣使车十乘载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孟尝君不西则已，西入相秦则天下归之，秦为雄而齐为雌，雌则临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复孟尝君，而益与之邑以谢之？孟尝君必喜而受之。秦虽强国，岂可以请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谋，而绝其霸强之略。”齐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车適入齐境，使还驰告之，王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而与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秦之使者闻孟尝君复相齐，还车而去矣。

【译文】

齐王被秦国、楚国散布的流言蜚语蒙骗了，认为孟尝君的名声高过了他的君主独揽齐国大权，就罢免了孟尝君。众位食客看到孟尝君被罢免，都弃他而去。冯驩说：“借给我一辆可以进入秦国的车子，我一定会教您受到齐国的尊崇俸禄和封地更加扩大，行吗？”孟尝君便准备车辆财物送他去秦国。冯驩就到西方对秦王说：“天下的游说之士驾车奔走向西来到秦国的，没有谁不想加强秦国而消弱齐国；乘着车马奔走向东前往齐国的，没有人不打算加强齐国而消弱秦国。这是两个敌对争雄的国家，形势不可能并立称雄，称雄者将会获得天下。”秦王长跪着问他说：“用什么办法可以使秦国不失败呢？”冯驩说：“大王也知道齐国罢免了孟尝君吗？”秦王说：“听说过这事。”冯驩说：“让齐国被各国看重的人，是孟尝君。如今齐国国

君听信了毁谤之言而把孟尝君罢免，孟尝君心中无比怨愤，必定背离齐国；他背离齐国进入秦国，那么齐国的国情，朝廷中下至君王下至官吏的状况都将为秦国所掌握。您将得到整个齐国的土地，岂只是称雄呢！您赶快派使者载着礼物暗地里去迎接孟尝君，不能失掉良机啊。如果齐王明白过来，再度起用孟尝君，则谁是雌谁是雄还是个未知数。”秦王听了非常高兴，就派遣十辆马车载着百镒黄金去迎接孟尝君。冯驩告别了秦王而抢在使者前面赶往齐国，到了齐国，劝说齐王道：“天下游说之士驾车向东来到齐的，无一不是想要使齐国强大而使秦国削弱的；乘车向西进入秦国的，无一不是要使秦国强大而使齐国削弱的。秦国与齐国是两个决一雌雄的国家，秦国强大那么齐国必定软弱，这两个国家势必不能同时称雄。现在我私下得知秦国已经派遣使者带着十辆马车载着百镒黄金来迎接孟尝君了。孟尝君不西去就罢了，如果西去担任秦国宰相，那么天下将归秦国所有，秦国是强大的雄国，齐国就是软弱无力的雌国，软弱无力，那么临淄、即墨就危在旦夕了。大王为什么不在秦国使者没到达之前，赶快恢复孟尝君的官位并给他增加封邑来向他表示道歉呢？如果这么做了，孟尝君必定高兴而情愿接受。秦国虽是强国，岂能够任意到别的国家迎接人家的宰相呢！要挫败秦国的阴谋，断绝它称强称霸的计划。”齐王听后，顿时明白过来说：“好。”于是派人至边境等候秦国使者。秦国使者的车子刚入齐国边境，齐国在边境的使臣立即转车奔驰而回报告了这个情况，齐王召回孟尝君并且恢复了他的宰相官位，同时还给了他原来封邑的土地，又给他增加了千户。秦国的使者听说孟尝君恢复了齐国宰相官位，就转车回去了。

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后召而复之，冯驩迎之。未到，孟尝君太息叹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馀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驩结辔下拜。孟尝君下车接之，曰：“先生为客谢乎？”冯驩曰：“非为客谢也，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愚不知所谓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趣市者乎？”索隐曰趣音娶。趣，向也，又音趋。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索隐曰过光卧反。朝音潮。市之行

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耳。非好朝而（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隐曰期物谓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侧肩争门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无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尽，故掉臂不顾也。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再拜曰：“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译文】

自从齐王听信流言罢免了孟尝君，食客们都离开了他。后来齐王又召见他为他恢复了相位，冯驩去迎接他。还没有到达齐国的都城，孟尝君长叹一声说：“田文我一直喜好宾客，对待宾客不敢有什么过失，门下食客达三千多人，先生您是知道的。食客们一旦看到我田文被罢免，都背弃我离开了，没有来看我一眼的。现在靠您才得恢复我的相位，食客们还有什么脸面再来见我田文呢？如果再有求见我田文的，我一定唾到他脸上好好羞辱他一番。”冯驩驻马停车郑重地行跪拜礼。孟尝君下车扶起他，说：“先生您是替食客们道歉吗？”冯驩说：“不是替食客道歉，而是由于您说的话失之偏颇。事物的发展有它的必然归宿，世态人情有它本来的面目，您知道吗？”孟尝君说：“我不懂您说的话。”冯驩说：“活着的生物终有一天要死，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归宿；富贵的时候门下就多有士人，贫贱的时候门前就少有朋友，这就是世态人情的本来面目。您难道没有见过那些赶集的人吗？早晨，侧着肩膀争夺入口进去，太阳落山之后，路过集市的人们甩着胳膊走开连看也不看一眼。并不是喜欢早晨而讨厌傍晚，是由于所期望的东西市场里已经没有了。现在您失去了相位，宾客们都离去了，不值得因此抱怨士人白白断绝宾客们投奔的来路。希望您对待宾客还像以前那样。”孟尝君一再行礼说：“我恭敬地听从您的教导了。听了先生的话，怎么敢不接受您的指教呢。”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译文】

太史公说：“我曾经走访薛邑，那里的风气是城乡都有很多凶狠残暴的年轻人，和邹地、鲁地的风气很不一样。打听这个原因，有人说：“孟尝君招引罗致天下豪